

东方玉作品全集

引剑珠



東方玉

东方玉作品全集

引領珠

东方玉题



引 剑 珠

东方玉 著

下

海南(三环)出版社

琼新登字04号
封面设计：黄亚雄

引剑珠

东方玉 著

责任编辑 符国栋

海南(三环)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105.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34.5 字数:86万字

印数:1—10000

ISBN7—80617—453—2/I·116

全套(三册) 定价:44.80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四十六章	是非莫辨	727
第四十七章	乘虚而入	740
第四十八章	真象大白	756
第四十九章	将错就错	771
第五十 章	误打误撞	788
第五十一章	毒云出峡	804
第五十二章	白沙枯井	819
第五十三章	尼庵隐秘	834
第五十四章	心真易假	850
第五十五章	毒女深情	866
第五十六章	禁地探秘	881
第五十七章	真假莫辨	896
第五十八章	进出自如	912
第五十九章	各展其毒	928
第六十 章	数语退敌	943

第六十一章	分头搜索	958
第六十二章	请君入瓮	973
第六十三章	诡异伎俩	988
第六十四章	不可思议	1005
第六十五章	双重迷魂	1020
第六十六章	山鼠解围	1036
第六十七章	鸠槃老妖	1052
第六十八章	武林一统	1068

第四十六章 是非莫辨

七修剑有如一柄顽铁，丝毫不带光芒，他手法极快，剑尖一颤，已闪电指向九毒教主前胸。

九毒教主虽然看出韦宗方出剑手法十分快速，但依然端坐不动，只听他身侧两名垂髫少女突然娇叱一声：“教主面前，你敢这般无礼……”

寒光一闪，两柄长剑，交叉飞起，向韦宗方剑上封来。娇喝未落，剑光乍起，只听“嚓”“嚓”两声，两柄寒光闪闪的长剑，不但没有拦住人家剑势，反而被毫无锋芒的纯剑，削成了两截。

韦宗方连动也没有动，剑尖依然指着九毒教主胸口，这一下，两个垂髫少女花容失色。

这下九毒教主也悚然震惊，匆忙之间，一手抓起竹杖横击韦宗方剑身，双脚一弹连人带椅朝后纵退。

韦宗方冷笑一声，手上钝剑一指，如影随影，跟踪踏上一步，凛然喝道：“教主用不着躲闪，在下无意暗算于你，但也不甘心被人暗算，只要你交出解药来，韦某也不为已甚。”

九毒教主退后一步，点头道：“韦大侠要老夫交出解药不难，但总得让老夫输得心服口服才好。”

韦宗方收回七修剑，冷然道：“教主可是有意和在下较量较量么？”

第四十六章 是非莫辨

九毒教主道：“不，老夫要和你赌上一赌。”

韦宗方道：“你要如何赌法？”

九毒教主阴笑一声道：“老夫输了，自然奉上解药，但老夫胜了呢，你如何说法？”

韦宗方道：“在下输了，悉听尊便，只是单兄中你暗算，解药还是要的！”

九毒教主呵呵一笑道：“这个韦大侠只管放心，老夫和丁帮主有约，姓单的身是铁笔帮护法，老夫自会给他解药，不过韦大侠输了，可不能抵赖。”

韦宗方道：“你要我如何？”

九毒教主又是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咱们讲明了也好，老夫和韦大侠并无深仇大怨，是以也没有和你为敌之意，老夫风闻矮文犀已为韦大侠所得。”

韦宗方冷哼道：“你可是心生觊觎？”

九毒教主阴笑道：“老夫并无觊觎之心，若是韦大侠输了，老夫想借用三个月，三个月之后，仍当原物奉还，不知……”

韦宗方不待他说完，断然道：“不成，矮文犀并非在下之物，在下无法奉借。”

九毒教主道：“韦大侠那是不肯和老夫合作了！”

韦宗方道：“不是在下的东西，在下自然无法作主。”

九毒教主冷冷的道：“老夫只问你矮文犀在不在身上？”

韦宗方朗笑一声道：“就算在在下身上，教主也未必能赢得过在下？”

九毒教主阴声道：“只要在你身上就好。”

韦宗方怒道：“你说来说去还是志在矮文犀上，咱们道不

同，不相为谋，教主准备了！”

九毒教主阴哼一声，道：“镂文犀老夫志在必得，你当老夫无法自取么？”

说话之时，已缓缓从竹杖中抽出一支玉尺。

韦宗方看那玉尺，色呈淡青，心中暗想：“他这支玉尺，暗藏竹杖之中，想必另有妙用，自己可得小心应付才好！”

思忖之间，九毒教主已经缓缓走上了两步，阴笑道：“老夫毋须准备，韦大侠只管赐教就是了。”

韦宗方手摸长剑，道：“教主接招！”

七修剑斜划而起，不徐不疾，朝前点去，人却仍然肃立原位不动。

九毒教主突然身躯微震，目光暴射，急急问道：“你是修罗教门下？”

原来韦宗方这一剑，正是修罗十三剑的起手式，他因不知对方虚实，自己也只会一套“两仪剑法”，只怕不足应敌。

这“修罗十三式”，虽是学会不久，剑势变化，自然比“两仪剑法”厉害得多，是以一出手就使出“修罗剑”法来。

此时听九毒教主一口喝出自己剑式来历，心中暗暗一惊，忖道：“这老魔头果然见多识广，不易对付。”

一面冷傲道：“在下不是修罗门下。”

九毒教主阴嘿道：“你纵是修罗门下，进入老夫室中，那也只好得罪了。”

话声出口，手中玉尺突然朝韦宗方剑上击去。

韦宗方暗暗冷笑：“你玉尺纵然坚硬，也难以和我手中断金切玉的七修剑相较，你既然自己撞上来了，就让你试试我剑锋也好！”

第四十六章 是非莫辨

念头还未转完，对方玉尺已和剑刃相接，但听一声清脆的金玉交鸣，两人同时觉得右腕一震，各自错开了一步！

九毒教主似乎十分信任他手上玉尺，决不会受到伤损一般，连瞧也没有低头瞧上一眼。一双森寒目光，却盯在韦宗方剑上，看他一柄钝剑，依然完整无缺，连剑锋也丝毫不卷，不觉阴声赞道：“好剑！”

身形一晃急攻而上，玉尺起处幻出一片青蒙蒙的尺影，招招逼进，所取部位几乎全是致命要穴。

韦宗方才和他一招相接，依稀之间，似乎从剑身上传来一丝寒意，握剑掌心，感到微微一凉，心头怔得一怔，剑势还没展开，九毒教主的一阵快速攻势，已连续而来，一时不由被逼的连退了几步。

九毒教主抢得了先机，那容韦宗方有喘息的机会，手中玉尺纵击横劈，更是攻多守少。

韦宗方逼处劣势，退了几步，突然右腕一振，一圈剑影，飞洒而出，但听“叮”的一声，剑尺相击，把九毒教主攻来的玉尺，直荡开去。

九毒教主蓦吃一惊，身不由己的又是被震得后退一步。

韦宗方也在这一接之下，但觉又是一般寒气，由剑上传了过来，心头同样一惊，暗暗忖道：“莫非他这玉尺当真有什么蹊跷不成？”

心念方动，只听九毒教主一声阴笑：“韦大侠剑上造诣，果然深厚得很！”

一片青影，疾向韦宗方当面洒来。

韦宗方长剑疾圈，又是“叮”的一声，长剑逆着玉尺击出。这一下的震力，显然比方才要强了许多，九毒教主被震

得一个身子，蹦起一尺来高，但他一蹦之后，借机跃起，凌空朝韦宗方扑来，玉尺幻出数十点青影，宛如一篷急雨，直罩下来。

韦宗方手中长剑，和九毒教主玉尺连碰了三次，每次都有一缕寒气，循剑而上，整条右臂，逐渐感到冻得发麻，心中不禁大惊！

这一急之下，眼看对方数十点青影当头罩落，不觉喝一声，长剑划动，飞起一片剑光，他这一招被情势所逼，由急而生，无意之中，使出了“修罗十三式”，剑势出手，奇幻凌厉，但见十三点道剑光，同时迸射而出。

要知他“修罗十三式”，只是初学乍练，若非一时情急，剑式迸发，断难使到如此凌厉！只听“锵”“锵”剑鸣，金声玉振，一片清响！

九毒教主凌空下击的玉尺之上，电光石火之间，已被七修剑连砍了十三剑之多！若非他这柄玉尺乃是千年寒玉，稀世之宝，只怕血雨飞洒。他身上早已被砍上了十三道剑痕，但就是如此，九毒教主终究身悬半空，被一阵强烈震荡，一个身子在半空中连翻了三个跟斗，直摔出一丈开外！

韦宗方没想到自己无意之间，会把“修罗十三式”中最难练的“十三剑同发”，一招贯通，心头不禁大喜！不，这一阵剑尺相撞，他陡然打了一个寒噤！一条右臂直冻得麻木不仁，七修剑被震脱手，“夺”的一声，插入左首墙壁之上。脚下也踉踉跄跄的后退了六七步，接连打了两个寒噤，但觉得全身奇冷澈骨。

九毒教主被他一招十三剑，震得血气翻腾，过了半晌，才一跃而起，两道狞厉目光盯着韦宗方大笑道：“你已寒毒入骨，

第四十六章 是非莫辨

不出一个时辰，就得血脉凝结，非老夫‘火毒金丹’不解……”他手上依然握着那柄淡青玉尺，缓缓朝韦宗方逼来，口中接着说道：“此刻你已无战之力，生死两途，全操在老夫手上了！”

韦宗方身怀矮文犀，对他室中点燃的“安息香”，只不过微感头昏，还并无大碍，但这一回和他玉尺相击，寒气循臂而上，此刻确实觉得奇冷难耐，尤其整条右臂，冻得麻木业已无法动用，心头不觉大急，眼看对方缓步逼来，自己手无寸铁，右臂若废，当真已无再战之力……

蓦地剑眉一扬，左手一把撕开衣襟，探怀摸出矮文犀，大喝一声，身形扑起，左臂扬起，一记“凤凰三点头”，直向九毒教主胸前“璇玑”，“华盖”，“心环”三处大穴，一笔飞洒而下！

九毒教主瞧得心头大震，没想到韦宗方已被寒毒侵袭，还能左手发招，朝自己攻来，急忙举尺封去！只听“当”、“当”、“当”三声，急骤脆响过去，韦宗方被震得左臂发麻，后退了一步。

九毒教主听出声响有异，急忙跃退数尺，低头瞧去。只见自己一支不畏宝刃的寒玉尺中，端端正正被对方玉笔，凿穿了三个小小圆孔！

这一下，直把九毒教主瞧得目中凶光闪动，又惊又怒，又是心痛，不知这寒玉宝尺，是否因此破坏？他平日心地毒辣，此刻空自急怒交加，却也不禁心生怯意，握着玉尺脚下又后退了两步。

韦宗方一招得手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大步逼了过去，凛然喝道：“咱们此刻，到底是在下生死操在教主手上？还是教主

生死操在在下手上了？

九毒教主手上虽握着玉尺，这时那敢再行出手，随着韦宗方的逼进，一步步往后退去。两道目光却注视着韦宗方手上，失声道：“你手上是镂文犀！”

他敢情也不知道镂文犀善解百毒之外，居然还能当兵刃使用！

韦宗方道：“不错！在下手中正是镂文犀，在下问教主，愿意死在镂文犀之下，还是愿意和在下谈谈条件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不自禁的又打了个寒噤！

九毒教主眼看韦宗方身躯颤动，分明寒毒已在发作，心中暗喜，一面故意拖延时间，缓缓道：“你要和老夫谈什么条件？”

韦宗方左手握着镂文犀，忽见九毒教主目光无意之间，朝自己身后望来，一时无暇多想。左手反腕一招“倒撤金钱”，镂文犀划起一道碧芒，朝后扫去！

又是“呛”“呛”两声，两支偷袭来的长剑，立被截断，韦宗方连瞧也没有向后瞧上一瞧，左手倏扬，一点碧影，指着九毒教主前胸，喝道：“教主胸口，想来没有百练宝剑的坚韧吧，在下此刻若要取教主性命，该是毫不费力之事，教主还不叫他们退出去？”

九毒教主抬目道：“好，你们都退出去！”

韦宗方只听一阵轻快的脚步声，果然退出屋去，但自己身上，已感到一阵冷过一阵，大是难以忍耐，一面暗暗运气抗寒，一面冷冷喝道：“教主可是承认输了？”

九毒教主打了个哈哈，道：“韦大侠剑败万剑会主，手擒毒沙峡主，老夫败在你手下，那也不算得什么了。”

第四十六章 是非莫辨

韦宗方又打了一个寒噤，说道：“教主承认就好，那该取出解药了吧？”

九毒教主从袖中取出一个磁瓶，倾了一粒药丸，递将过来？”

韦宗方要待伸手去接，忽然想到自己右臂冻得麻木，只有左手握着镂文犀，莫要着了这老魔的道，当下后退一步，道：“有劳教主，替单兄喂了。”

九毒教主眼看他晶莹绚碧的镂文犀，指着自己穴道，一时无计可施，只好走上去把药丸纳入单世骅口中，然后说道：“韦大侠还有什么见教么？”

韦宗方这一回工夫，已冷得脸色发紫，身躯也不住起了颤动，他强自忍耐，左手紧握镂文犀，轩眉道：“在下身中寒毒，教主是否也能慨赐一粒解药？”

口中说的客气，手上轻轻一划，镂文犀当真比剑锋还要犀利，无声无息的把九毒教主肩头衣服，划了开来！

九毒教主愤怒的贪婪的望了镂文犀一眼，心中暗暗怔道：“可惜！如果再有一盏茶的功夫，他左手也该逐渐麻木，失去了抵抗之力了。”

他深悔方才不该说得太快，说出只有自己‘火毒金丹’能解，否则就足有延宕的时间。但此刻在对方利器胁逼之下，已是来不及了！心念转动，不觉嘿然笑道：“老夫‘火毒金丹’虽能解除寒气，但系毒药练掣，韦大侠不怕中毒，老夫自当奉赠。”

韦宗方道：“在下不怕任何奇毒……”

这话他不说，九毒教主也知道，他身上有了镂文犀，百毒不侵，九毒教主耸耸肩，终于从怀中取出了一个小瓶，打

开瓶盖，倾出一粒比梧桐子还小的药丸，递了过来。

韦宗方早已冷冻入骨体，连周身血液都好像快要凝结了一般！他目注九毒教主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教主如想乘机暗算在下，嘿嘿，莫怪在下先断了你右腕！”

镂文犀轻轻一挑，把那粒药丸挑起三尺来高，张口一吸，咽了下去。

这一瞬工夫，只听昏迷中的铁判单世弊，突然坐了起来，双目乍睁，一时看到韦宗方握玉笔，抵着九毒教主，急忙一跃而起，喝道：“老匹夫，你敢暗施迷香……”

韦宗方吞下九毒教主的‘火毒金丹’，果然觉得一股热流，直下胸腹，身上寒气顿减，心知不假，略一运气，右臂也能轻动，此刻听到单世弊的喝声，急忙问道：“单兄没事了吧？”

单世弊道：“兄弟已经好了。”

韦宗方目注九毒教主，道：“如今在下只有一个条件，不知教主肯不肯答应？”

九毒教主道：“你说出来老夫听听。”

韦宗方凛然道：“在下要你立时率领徒众离开此地。”

九毒教主一生精于用毒，但他慑于对方手上的镂文犀，善解天下奇毒，是以纵然能在弹指之间，毒死韦宗方，却也不敢轻易出手。

韦宗方话声出口，九毒教主目光闪烁，冷冷说道：“韦大侠如是逼得老夫无处立足，老夫就是拚个两败俱伤，也要把你置之死地。”

韦宗方冷笑道：“教主不肯放过铁笔帮，那就莫怪在下无情……”

就在此时，一条人影奇快掀帘而入，叫道：“韦兄弟快快

第四十六章 是非莫辨

住手！”

韦宗方听出是丁之江的声音，不觉收回玉笔，愤愤的道：“大哥来得正好，你可知九毒教主对铁笔帮的阴谋么？”

九毒教主拂髯大笑道：“老夫对铁笔帮是否有什么阴谋，丁帮主自然清楚，韦大侠不妨问问丁帮主再说。”

丁之江一脸惶恐，连连抱拳道：“教主幸勿见怪，此事韦兄弟不知内情，致有误会。”

一面朝韦宗方道：“韦兄弟，教主对愚兄有救命之恩，此事实是误会。”

转脸朝单世弊道：“兄弟对单兄深感抱歉，教主驾莅天目，实是兄弟敦请而来，而且兄弟更答应过教主，不在任何人面前，泄露教主来历，以致引起单兄怀疑……”

韦宗方眼看丁大哥一脸惶恐神情，心中已是感到不快，闻言道：“大哥可知铁笔帮一场疫疠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么？”

丁之江笑接道：“韦兄弟不可乱说，帮中弟兄若无教主辟瘟灵丸，只怕这场疫疠，铁笔帮就得瓦解了。”

单世弊道：“帮主到底和他有甚么约定，不知属下能否知道？”

丁之江望了望九毒教主一眼，为难的道：“单兄是帮中护法，兄弟本当告知，但此事关系重大，对方又是耳目众多，时机未到，兄弟曾答应过教主，自难食言，但兄弟可以生命保证，此举关系整个武林大局，咱们和教主合作，实是为江湖除一大害，单兄信得过兄弟，就不用多问了。”

单世弊没想到帮主说的话，竟然全是替九毒教主辩护之词，心中暗暗一叹，面上却丝毫不露，躬身道：“帮主言重，属下岂敢有疑？”

丁之江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单兄不再怀疑兄弟就好。”

说话之间，韦宗方已从壁上抽出长剑，收剑入鞘。丁之江朝九毒教主拱手道：“教主瞧丁某薄面，幸勿介意。”

九毒教主呵呵笑道：“老夫早已说过，和韦大侠并无深仇大怨可言，说过也就算了。”

丁之江一手拉着韦宗方道：“韦兄弟，我们走吧！”

韦宗方细心察看，实在瞧不出丁大哥神情举止，有何不对？但心中总觉得丁大哥似乎变了。他被丁之江拉着走出玲珑山馆，单世骅默默跟在两人后面，重重疑云。

走了一段路，韦宗方忍不住道：“大哥可知道这九毒教主来历么！”

丁之江道：“九毒教主从未在江湖上走动，愚兄也不知他的来历。”

韦宗方道：“那么大哥怎的答应和他合作！”

丁之江道：“咱们江湖人，自以除暴安良为己任，九毒教主手下只有八名弟子，因此要我助他完成一件心愿。因对方声势浩大，而且又是恶名久著的凶人，为害江湖，已非一日，他就算对我没有救命之德，为武林除一大害，咱们铁笔帮也是义不容辞的事。”

韦宗方道：“既是为江湖除害之事，他何用如此鬼祟，再说他派门下弟子，在餘杭河流放毒，岂是好人？”

丁之江道：“你我兄弟，无话不谈，但对教主之事，韦兄弟最好不要多管。”

韦宗方真没想到丁大哥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不觉楞得一楞，突然从怀中摸出镂文犀，住足道：“大哥，这镂文犀原是大哥帮中的铁笔令，小弟不慎，在和人动手之际，被人削去